

少年红色经典

纪念英雄 / 感悟历史 / 感悟生命



王愿坚 / 著

小游击队员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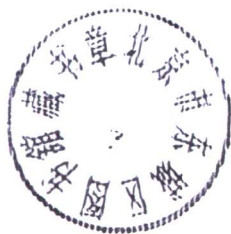


012Z0316657



少年红色经典

王愿坚 / 著



小游击队员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游击队员/王愿坚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9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7-5391-2712-0
I.小... II.王... III.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9120号

小游击队员 / 王愿坚 著

策划编辑 史敬娴 陈小冶
责任编辑 张秋林 魏钢强
责任校对 杨 洁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25
插 页 2
字 数 65.7千
书 号 ISBN 7-5391-2712-0/I·640
定 价 7.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出版说明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

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无私的奉献，构成了英雄们充实的精神世界。让唱着流行歌曲、看着卡通漫画、玩着电脑游戏长大的一代，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使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个人才有前途。永远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不断地与时俱进，民族才有希望。

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为少年读者送上这套丛书，并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小游击队员	5
村野的火星	31
赶队	59
征途上	81
后代	111



小游击队员

这是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事。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蔡溪的回乡地主、民团闹得很凶，收租，夺田，杀害革命群众，甚至把我们的革命家属也弄到外地去贩卖，欠下了人民好大的一笔血债。特别是自从那里驻上了白匪李玉堂第三师的一个排以后，白鬼子更加猖狂，“业主团”团长孙逊轩还扬出话来：“石头过刀，人要换种”——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斩尽杀绝。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给革命群众报仇，我们游击队决定来一次长途奔袭，消灭这一股匪徒。这样，不但可以壮大红军游击队的声势，而且能解决一部分武器弹药的问题。

当时，就我们的力量来说，这就算打大仗了。敌人防备得很严，村子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隔不远就是

一座炮楼，强攻硬打是不行的，所以先要摸清敌人的虚实，才好动手。

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这个侦察班长的身上了。

从我们游击队住的山上到蔡溪足有七十里路，我天不亮就动身，绕着荒僻无人的山林小道往蔡溪方向走。因为山路不好走，又加上在山上呆的时间长了，吃不饱睡不好，身子有些虚，走了约莫四十多里路，就气喘汗流，迈不动步了。看看天色还没有过午，便决定先找个地方歇歇，正好，前面不远有一个破山神庙，我奔了过去，四下里溜了一眼，看看没人，推开破山门，一步闯进去。也怪我大意——经的风险多了，凡事总有点不大在乎。谁知这一下子可碰上事了：山神像前的台阶上坐着一大堆人，清一色的灰皮——都是白匪保安团的兵。当中几个家伙正在推牌九呢，迎门坐的一个，歪戴着帽子，嘴角上叼根烟卷，两手捧着黑黑的两张骨牌，眼睛瞪得有牛眼大，正喊着：“粗——”

这些家伙大概猜到我的来路，一个个都慌了，有的赶快抢钱，有的往起站，有的忙着抄家伙。我一看这阵势，知道混不过去了，爽性干个痛快，便伸手拔出驳壳枪来，朝着人密的地方猛扫了一条子。然后回身窜出山门，一边换着弹夹，一边就往荒山里跑。

跑出了约莫一里多路，后面白鬼子追上来了，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打得树叶子扑拉扑拉直往下掉，打得石头一阵阵冒白烟。看看追的是越来越近了。我刚想停下来顶他们一阵，忽然觉得左臂一热，登时眼前发花，腿也软了，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坏了，负伤了。“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让你们抓了活的！”我把枪往腰里一插，伸手捂住伤口，又紧跑了几步，望着一个崖头，一侧身子栽下去。只觉得身子底下被石块狠狠地垫了一下，接着沿着山坡直滚下去。

开始，树枝划脸，石块碰腰，还觉得痛；后来只觉得天旋地转，不知滚了多久，身子猛一震，才停住了。我定了定神，睁开眼一看，原来被一丛小树挡住了。拨开树枝往下看，离沟底不远；往上看，上面是约有二三百米高的一片山坡，再往上是一段笔陡的崖头，因为被那块光崖挡着，看不见什么，只听见白鬼子在上面噢噢乱叫。

我把枪掣在手里，在树丛里卧倒，心想：反正是跑不了啦，你敢下来，就干掉你！这时，身后树枝子忽然刷刷拉一阵响。我一惊，连忙调转身，用枪指着树丛，低声喊了声：“谁！”

“叔叔，是我呀！”随着，树丛被拨开了，一个小孩的

脑袋钻进来。这是个男孩子，大约有十二三岁，又黑又瘦的小脸上，嵌着一个尖尖的翘鼻子，头发有二寸来长，乱蓬蓬的，活像个喜鹊窠。浓浓的眉毛下边摆着一对大眼睛，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乱转。他挤过树丛，一步抢过来，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急忙忙地说：“快走，叔叔，白鬼子快下来了！”

还没等我答话，他就把我受伤的左臂搭在他的肩上。当时看看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便借着他的扶助，跟他绕过树丛，踏着山石、树根，往山沟底走；碰到难走的地方，我不得不把大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他挺着脖梗，吃劲地搀着我。在快到沟底的时候，小孩子一脚踏上了块活石头，石头一滚，他噗的一声摔倒了，我身子一闪，也随着他滑下去，刚巧跌在他身上。我心里一阵难过，连忙伸手去扶他，他却一骨碌爬起来，吓得小脸焦黄，双手抱着我的胳膊说：“叔叔，摔坏了吧！”我忙说：“没有，倒把你压坏了。”我又摸着他的脑门儿上碰的一个大包说：“到沟底了，我自己走就行了！”他摇摇头不说话，只顾架着我又往前走。

他像走熟路似的，架着我跨过一道小溪，钻进了一大片蓊郁的竹林。我们在竹林的深处，一片荒草丛里停下来。这里看样子是他睡觉的地方，像小狗窠一样铺着

一摊软草，旁边还放着一把破镰刀，一个没吃完的木瓜。他把我扶着躺在软草上，说：“叔叔，你在这里藏着，白鬼子不会看见你的！”我只好躺下来。因为刚才一路紧赶，刚刚凝住的伤口又绽开了，血像小泉一样冒出来。我正想找点什么包扎一下，只听得嗤的一声，他已经齐齐的撕下自己的一条裤腿，动手帮我包起来。他一面包扎着，一面抓过那个木瓜壳来接着透过布层滴下来的血。我好奇地问他：“你接这血干什么？”

他一本正经地说：“听我妈说，人血是好东西。你淌了那么多血，把这血吃下去，能再长出血来，那就不要紧了。”

“傻孩子，你儿时见过吃人血的？”我憋不住笑了笑。他歪着头望望我，大概知道我真的不会喝下去，看看手里那半木瓜壳的血，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伤口包好了。我侧耳听听外面，崖头上的敌人还在不住地呼叫。

孩子怔了一会，突然想起了什么，眼睛也亮了起来，他急速地眨巴一阵眼皮，歪着小脑袋想了想，猛地站起身，说：“叔叔，你在这等我，我去去就来！”我一把没抓住，他端着手里的木瓜壳，跑开了。跑了几步，又回转来，弯腰扒下我的一只鞋子，说：“叔叔，我拿去用用。”

你可别走，我一会就回来啊！”说着像只小兔子似的钻出竹林，不见了。

孩子的举动太突然了，竟使我不知怎样才好。他干什么去了呢？万一被白鬼子碰上可怎么办？……我越想越不放心。我爬了起来，扶着竹竿走到竹林边上，隐在一丛小树后面，把枪机扳开，向着白鬼子在的地方望着。

太阳偏西了，孩子还不见回来。这工夫，白鬼子看看崖下没有开枪，已经把人一个个用绑腿吊下来，左张右望地走到了山坡上。我的心紧张起来：那孩子哪里去了？我举起了枪。但白鬼子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低着头找了一阵——大概是看我压的草印和血迹吧！可是他们并没有往这边搜索，甚至连向这边望一眼都没有，却径直往相反的方向走下了沟底。因为被一片小树林挡着，看不见他们在干些什么，难道那个孩子已经躲起来了么？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挪到一块便于射击的地方四外一望，真怪，白鬼子们没有在沟底停留，却爬上了对面一个山包，停了一下，又转到山包后面了。

我迟疑地走进了竹林，想在这奇怪的野孩子“家”里呆一会，如果见不到他，就离开这地方。我刚走到草

铺附近，忽然看见一个小草堆在动。走近前一看，是他！他头上顶个草圈，身上挂着一片茅草帘子，像个大刺猬。他眼里噙着泪水，正到处找我呢。见了我，连忙扔掉草帘子跑过来，用责备的口气说：“叔叔，你到哪里去了？叫我好找！”

我也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赶忙抓住他的一只小手。我望望他，他的模样大变了，衣服被撕破了，脸上、手上划了几道血口子。我奇怪地反问他：“你干什么去了？”

“糊弄鬼嘛！”他说，“我把你的血印子用沙土盖了盖，把你滚下来压的草扶了扶，又在别的地方照你的样这么一滚，”他得意地做了个打滚的姿势说，“把草压倒了，白鬼就不往这里找你了。”

“多悬乎，要让白鬼看见了……”

“我人小，有草挡着呢，再说，还有这，”他指指脚下的那身自制的保护衣，笑着说：“我怕他们找迷了路还要乱搜，就跑到那边小山上去，把你的血撒在显眼的石头上，一直撒到那条沟边，又把一块大石头顺着血线推下去。叔叔，我把你那只鞋也扔在沟边上了——我们在家捉迷藏都是用这办法呢。就是……你穿什么哪？……”

我哪里还管什么鞋子，我在想：这会工夫，孩子办了多么大的事啊。我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问了一句：“你不怕吗？”

他得意地冲我挤挤眼睛说：“怕什么？我还跑到白鬼子面前装着采蘑菇呢！白鬼子问我：‘看到人过去没有？’我说：‘是个穿青布小褂的吗？往那边山梁上跑了。’我躲到棵大树上看着，白鬼子还真往山那边找去了呢！嘻嘻！”说完，他放声笑了。我望着他那副天真的笑脸，被他这个大胆、聪明的举动激动着，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噎在嗓眼里，一时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待了好久，我才拉住他的手，感激地说：“小兄弟，多亏了你啊！”

我一说这话，他倒有些难为情了，低着头，往我跟前偎了偎，轻轻地摸着我的胳膊，搭讪着把话岔开。他问我：“叔叔，这里还痛不痛？”

我说：“不痛了！”因为止住了血，也真的不痛了。

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你别哄我啦！割茅草不小心把手划道小口都要痛好几天，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你是红军叔叔，能熬得住就是了！以前我们童子团员给受伤的红军叔叔喂开水，那些叔叔像你一样，伤得那么厉害，连哼都不哼一声。”

“真是不痛！”我笑了笑，憋不住逗了他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是红军？说不定我是坏人呢！”

“不，你是红军，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由得把自己打量了一下，为了侦察的方便，我换了便衣，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红军的记号。

“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他很得意地说，“我正在这林子外边的一棵树上摘木瓜吃呢，猛听得枪响，就看见那一大群白鬼子追你。我可不傻，白鬼子那样的坏家伙，追着打的人还能是坏人？”

“可也不一定是红军呀！”我故意地说，心里却很高兴这孩子的机灵。

“你有枪呀，老百姓还能有枪？我看你一回枪，白鬼子就倒下了两三个，我真高兴极了。……”

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说我怎样从崖上栽下来，他怎样跑过去……听他讲着，我眼里仿佛看见这个瘦骨伶仃的孩子，为了救一个他心目中的好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敌人鼻子底下去的情景。

他又说：“以前，在我家里住着很多红军，他们真好，领着我摸雀子，教我识字，讲故事给我听，还给我用子弹壳儿做了枝小手枪哪。”说着，他又调皮地眨眨眼

睛,用小指头戳着我的额角说:“你是红军叔叔,瞒不了我,看,你这儿还是白的呢。以前那些红军叔叔们也是这样,他们说是戴八角帽太久了,太阳晒不到这里。你也戴八角帽是不是,叔叔?”

经他一说,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可怪我粗心,化装的时候,倒把这地方忘了。这孩子可真机灵啊!我不得也哈哈大笑起来。谁知一笑把干燥的嘴唇绽开了,血流了出来,我连忙用舌尖舔了舔。

他望了望我的动作,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叔叔,你渴了吧,我去弄点水你喝!”

“不,受了伤以后喝水不好。”

他愣愣地望着我一会,又问:“吃果子呢?”

他看我没有反对,忙把我轻轻地放在不知什么时候捆好的一捆茅草上,一躬腰钻进草里不见了。过了一会,他又从草丛里钻出来,衣兜里兜着一大堆杨梅。他把杨梅倒在草上,挑了几个自己尝了尝,然后拣出肥大的,摘净上面的草刺,很仔细地填进我的嘴里。甜甜的带点酸味的杨梅汁顺着我的嗓眼流进肚里,真好吃啊!

等我吃了几颗杨梅以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个芭蕉叶包包递给我:“叔叔,你一定饿了,吃点肉吧!”

“吃肉?”这倒把我弄胡涂了:在这深山里,一个小